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Y8
1873
v.49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五十七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隋煬帝大業九年　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衞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

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閒喑嗚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朝宴之際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頗知之且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

願爲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玄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爲監事許華所執斬於涿郡時右驍衞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陽縣閉城大索

男夫取帆布為牟甲署官屬皆准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治書侍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

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陽宣城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㢮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禕自玄感所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爲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彊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

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衞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

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
拒守玄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
蓋等勒兵爲備修武民相帥守臨淸關玄感不得度
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
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玄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
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
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胄東都遣河南令達
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
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寺明
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弘策出

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大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玄挺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玄感屯上春門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洸之兄子也從軍出拒玄感爲玄感所獲玄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爲書遺

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
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爲京官東都舊官多慢
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弘策與子蓋同班前
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
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
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
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
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
擒虎子世咢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
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睺子仲等四

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親要重任委之善果譯之兄子也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人守慈磵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咢將三千人圍滎陽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爲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衞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淆澠直趣東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

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玄感麤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帝問太史令庾質曰玄感其有成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右候衞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

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赦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候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效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犇玄感衞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瀍水與玄感戰玄感屢破之玄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爲致死由是每戰

多捷衆益盛至十萬人文昇衆寡不敵死傷大半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卻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衆至數萬始楊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請斬之玄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楊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

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迺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衞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

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彊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紿眾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壬辰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爲然弘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

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之於皇天原玄感上槃豆布陳亙五十里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

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玄感弟玄奬爲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殺仁行爲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玄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日閒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聞玄感敗衆稍散爲吏所獲傳首東都 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

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鎻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諸應刑者支體糜碎積善福嗣仍加車裂

十二年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

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姓名聚徒敎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不敢舍匿轉寄密於遊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帝令懷義自賫敕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秀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韋城翟讓爲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曰讓圈牢之豕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卽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

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爲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勇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家於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爲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

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閒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
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孫志氣若
是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
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
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往說諸
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
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
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楊越委棄東都
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
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

盜且夕偷生草閒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曰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閒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閒遂與之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爲遊客處於

讓營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爲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

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攻滎陽諸縣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弘之子也不能討帝從張須陁爲滎陽通守以討之冬十月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屢數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旣驕且很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閒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

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爲須陁之副亦被傷帥餘衆五千餘人犇梁郡務本尋卒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麾下士卒多爲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讓帥輜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

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

恭帝義寧元年春二月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沖幼越王太子昭之子侗煬帝命留守東都留守諸官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法曰先則制於己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眾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預備取之如拾遺

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振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爲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餘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繈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叡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君彥珽之子也博學彊記文辭贍敏著名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

薦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煬帝卽位尤疾其名依常調選東平郡書佐檢校宿城令君彥自負其才恆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爲上客軍中書檄悉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崱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飢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及貴勝親戚皆來從軍器械脩整衣服鮮華旌旗鉦鼓甚盛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

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飢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犇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等罪慰撫之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庚子設壇場卽位稱元年大赦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衞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爲上柱國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

滅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爲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爲元帥左長史東郡邴元眞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驢賊等皆歸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衆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周四

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夏四月李密以孟讓爲總管齊郡公己丑夜讓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於是東都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頲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爲護軍頲爲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李密知其狼狽使人說之啗以

厚利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栖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爲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遺仁基書慰納之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爲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絳郡公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齩金皆用爲驃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驃騎以自衞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齩金更名知節羅

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
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
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
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東都兵尚二十餘萬人乘城
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乙未還洛
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爲汲綆然布
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
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營首尾相
應以備密丁酉房獻伯陷汝陰淮陽太守趙陁舉郡
降密己亥密帥衆三萬復據回洛倉大脩營塹以逼

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五月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玉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

尙存從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畱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旣未可西上僕請閒行觀釁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陳於回洛倉西北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大半密乃棄回洛犇洛口龐玉霍世舉軍於偃師柴孝和之衆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密以鄭頲爲左司馬滎陽鄭乾象爲右司

馬　六月李密復帥衆向東都丙申大戰於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邛黃蠻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霽世康之子也　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　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爲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爲

啓謝密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卽以寶藏爲魏州總管召魏徵爲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爲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弘農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脩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唯

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

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竇
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爲揚州總管鄧
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
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
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
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王世充
韋霽王辯及河內通守孟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都
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己未越王侗使
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龎玉等帥偃師兵與
世充等合十餘萬衆擊李密於洛口與密夾洛水相

守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爲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網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丘爲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慈明子琮之子也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

不下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絶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散自三月至於是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季珣祥之子也　冬十月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

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慚懼請戰於密十一月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翟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冢宰總統眾軍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弘粗愚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爲奈何與人汝不爲者我當爲之讓但大笑不以爲意密聞而惡之總管崔世樞自鄢陵初

附於密讓囚之私府責其貨世樞營錢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逡巡未就杖之八十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頲共說密曰讓貪愎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頲曰毒蛇螫手壯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待房彥藻鄭頲往來

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幷弘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遙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爲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

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爲傳創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爲龍爲蛇固不可測也 十二月庚子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

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瑯琊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即陵城總管魯儒拒卻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侗以兵七萬益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

浮橋度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
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
衆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
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
東都北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溼道路
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自繫獄
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
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含嘉城不敢復
出密乘勝進據金墉城脩其門堞廬舍而居之鉦鼓
聲聞於東都未幾擁兵三十餘萬陳於北邙南逼上

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於是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續等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爲左元帥秦公世民爲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　東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糧者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　二月李密遣房彥

藻鄭頲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
汪爲上柱國宋州總管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丘
曾相追捕射鉤斬袂不敢庶幾汪遣使往來通意密
亦羈縻待之彥藻以書招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
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
衞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德仁有衆數萬據林慮山
四出抄掠爲數州之患　夏四月世子建成等至東
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
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人多欲爲內應者秦公
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

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　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五月王德仁既殺房彥藻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爲鄴郡太守　隋煬帝凶聞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以段達爲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爲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爲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爲內史令郭文懿爲內史侍

郎趙長文爲黄門侍郎共掌朝政時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温厚仁愛風格儼然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説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元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讐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鬬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即以琮爲通直散騎常侍賫敕書賜密　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雄武郎將于洪建遣元帥

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盛飾賓館於宣仁門東皇泰主引見儉等以儉爲司農卿師譽爲尚書右丞冊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仍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機略一稟魏公節度　元文都等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

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

書曰令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拒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僞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餽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於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犇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衞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

宗詒密請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以敬宗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房公蘇威在東郡隨眾降密化及聞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𥡴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化及猶有眾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為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

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於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沒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眾

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事不就遣其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含嘉門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陳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出遇世充下馬降之將軍費曜田闍戰於門外不利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長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引兵復欲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西奔長安盧楚匿於太官署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

世充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問稱兵欲何爲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横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興敎門亂斬如盧楚幷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皇泰主謂世充曰擅相誅殺曾不奏聞豈爲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彊力敢及我耶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藏禍心欲召李密以

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廹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負陛下天地日月實所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詞淚俱發皇泰主以爲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太后世充被髮爲誓不敢有貳心乃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獲趙長文郭文懿殺之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爲十頭悉以其黨主之勢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將入朝至溫聞元文

都等死乃還金墉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大半雜以錫鐶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　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爲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爲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既荷厚禮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冀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

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爲人殘忍褊隘旣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玄孫也　初李密旣殺翟讓頗自驕矜不恤士衆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爲賞又厚撫初附之人衆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懌使世勣出鎭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疎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劵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爲車馬所轔踐羣盜

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荊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卽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朝夕可平王世充旣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眞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

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八月壬子出師擊密旗旛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密召諸將

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犇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鬬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

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

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
槊洞過知節廻身捩折其槊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
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長樂等十許人皆被
重創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
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
馬蓐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衆曰今日之戰非直爭
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
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爲國各宜
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
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

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
譟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
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眾大潰其將張童仁
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
鄭頲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
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
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
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頲祖君彥等數十
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眞妻子鄭虔象母
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初邴元眞

爲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崗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眞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眞守洛口倉元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眞必爲公患密不應元眞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眞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悉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犇虎牢元眞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

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彥藻以雄信輕
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
遂以所部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
世勣幾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
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
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
利眾必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
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眾也眾既不願孤道窮
矣欲自刎以謝眾伯當抱密號絕眾皆悲泣密復曰
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

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　冬十月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

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己卯至長安有司供
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旣而以密爲
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旣不滿望朝臣又多
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
爲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
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乙酉皇泰
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爲太尉尚書令總督內外諸軍事
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　李密總管
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陟州刺史其餘將佐劉德威
賈閏甫高季輔等相繼來降　上使李密迎秦王世

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爲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爲祕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

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歎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眞純臣也賜姓李氏以孝恪爲宋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　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會密爲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爲恥退以告左武衞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内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

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鬭吾可以坐收其弊十二月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巵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

十二月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
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
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
來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
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鄉
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譖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
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度河比信達熊州吾已
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何如閏甫曰主上
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
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

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爲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爲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閭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彊者爲雄明公犇亡甫爾誰相聽受且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

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詎能深言不諱乎願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措身閭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閭甫犇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暫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冪䍦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

據縣城驅掠徒眾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
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接應右翊衞將軍
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
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
請以數千之眾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
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爲公言之卽帥眾踰熊耳
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
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
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
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

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盛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鎭熊州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爲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衞舉軍縞素葬密於黎陽山南

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爲太尉府官屬杜淹戴胄皆預焉　王世充專總朝政事

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闃然世充立三
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
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冤滯擁抑不申者於
是上書陳事者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殷
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爲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
至士卒廝養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隋馬
軍總管獨孤武都爲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
機與虞部郎楊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總
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
王公徒爲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

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舉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閒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爲內應開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愼達之子也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處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爲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既而漸驕橫嘗賜食於宮中還家大吐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皇泰主知其終不爲臣

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衆爲己符瑞云　閏二月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　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爲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爲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呪誓此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

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爲馬軍總管知節爲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世充之爲人帥衆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留安爲右四統軍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厚德與其守將趙君穎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爲殷州刺史　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內

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併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　三月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　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已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爲不可曰四方所以犇馳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

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冑言於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冑復固諫世充怒出爲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爲相國假黃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

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　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　東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爲天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夏四月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禪代

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斂膝據案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寧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於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勅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

祓除禁省　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卽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　戊申王世充立子玄應爲太子玄恕爲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爲王奉皇泰主爲潞國公以蘇威爲太師段達爲司徒雲定興爲太尉張僅爲司空楊續爲納言韋節爲內史王隆爲左僕射韋霽爲右僕射齊王世惲爲尙書令楊汪爲吏部尙書杜淹爲少吏部鄭頲爲御史大夫世惲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爲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臥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名朗以字

行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遊歷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書上策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　王世充將軍玄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恕將軍郭士衡雜伎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大怒

令散手執君度亥怒批其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閤杖之各四十懐義士衡不問賞蘊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重複千端萬緒侍衞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卽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　王世充數攻伊州總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也賜其子爵襄城郡公　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遣

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　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爲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温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爲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爲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爲啓陳世惲不

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爲太保齊王世惲爲太傅領尚書令　秋七月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爲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邴元眞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賜帛五千段廩食其所部以士信爲陝州道行軍總管世充左

龍驤將軍臨涇席辯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帥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且盡　甲申行軍總管劉弘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毀其河橋而還　八月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世充將葛彥璋冬十月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叡爲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　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辯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

雍丘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惟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爲襄邑公

三年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窘人不聊生又以宮城爲大獄意所忌者幷其家屬收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

於宮中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餒死者日有數十世充又以臺省官爲司鄭管原伊殷梁湊嵩谷懷德等十二州營田使丞郎得爲此行者喜若登僊　夏四月羅士信圍慈澗王世充使太子玄應拒之士信刺玄應墜馬人救之得免　庚申懷州總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大破之熊州行軍總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　辛酉世充陷鄧州　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與之互市　顯州行臺尚書令楚王楊士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

詔盧江王瑗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兵未行長史田瓚爲士林所忌六月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爲顯州總管　上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鎭驍勇皆集洛陽置四鎭將軍募人分守四城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陜東道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爲俘四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

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 壬午秦
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鎮襄陽荆王行
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惲檢校南城楚王
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含嘉城
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
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遊擊大將軍郭善
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遊擊大將軍跋野綱帥
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弘烈行本世
偉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 羅士信將前鋒圍慈澗
王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已丑秦王世民將輕騎前

覘世充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充拔慈澗之戍歸於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於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　八月鄧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　甲辰黃君

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其將達
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充使
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迴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
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
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
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
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敎爲此而
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
取東都不令講好至暮各引兵還　九月癸酉王世
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

聲問與世充絕　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轘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僞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卻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眾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叡帥所部杞夏陳隨許潁尉七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爲南汴州於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　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

信引槊直趣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卻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排矟兵六千　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鎮周來降　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人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嬰兒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即去堡中以爲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

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居之　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世充以爲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楊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來降拜上柱國郇國公時世充太子玄應鎭虎牢軍於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卻之使郭孝恪爲書說滎州刺史魏陸陸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爲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詐爲玄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

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立應聞諸州皆叛大懼犇還洛陽詔以要漢爲汴州總管賜爵郳國公　十一月戊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　唐兵逼洛陽王世充遣使求救於竇建德建德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事見唐平河朔　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　辛丑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　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

四年春正月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

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甲申攻梁克之　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皁衣玄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爲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屯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　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

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
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
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
士二月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
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
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登魏宣武陵以望之
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
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
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
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

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爲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踴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懷

文爲唐軍斥候爲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
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臨洛水爲陳懷文忽引槊刺
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
不知所爲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追獲殺之世充歸
解去衷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豈
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頲不樂仕世充多稱
疾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
下眞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爲沙門
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聲望
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公志頲

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
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
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當有死早晚何殊姑從
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世充聞之大怒曰
爾以我爲必敗欲苟免邪不誅之何以制衆遂斬顗
於市顗言笑自若觀者壯之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
州刺史　庚戌王泰棄河陽走其將趙夐等以城來
降別將單雄信裴孝達與總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
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轘轅雄信等遁去君
廓追敗之　乙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
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
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
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
歸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
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
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
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上聞之
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
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

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遺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戊午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候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衞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爲內應遂拔之獲其荊王行本及長史戴胄悅君理之孫也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疋直粟三升布十疋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華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腳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

遷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爲公
卿糠覈不充尙書郎以下躬自負戴往往餧死竇建
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
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三月
己卯軍於酸棗　秦王世民中分麾下使屈突通副齊
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
牢事見唐平河朔　夏四月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
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
戰死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　五月
擒竇建德甲子王世充偃師鞏縣皆降　乙丑以太

子左庶子鄭善果爲山東道撫慰大使世充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亞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因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爲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

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爲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士民疾朱粲殘忍競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囚韋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士民無罪爲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誄之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 秋七

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褒輒殺使者旣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旣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爲諫議大夫　甲子俘王世充於太廟上見王世充而數之王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爲庶人與兄弟子姪徙處蜀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廨舍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

世惲趨出脩德等殺之詔免脩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

張溥曰楊玄感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旣從征伐威名尤盛討土谷渾還至大斗拔谷從官狼狽卽謀襲擊行宮叔慎止之遼東之役督運黎陽遂謀大舉引兵向洛彼富貴侔人主賓客徧海內驍勇善戰身先士卒叱咤風雲威方項羽兼荒主在外六飛未還讐民在下延頸思亂乘而攻之何堅不克迺兵頓弘農身死葭蘆者雖由狹智淺見不用李密上策亦以楊素窮凶弒

殺冤酷天不欲使其子孫得志於中國也密策略弘遠禮賢得士當日豪傑羣推爲首輔立感不成幾死而脫亡命江海哀吟草野不遇翟讓一飢賊耳謠讖奇異羣盜敬愛統領大衆權出讓右張耳陳餘豈相厄哉讓貪愎無能殺於杯酒先發制人王世充欺密爲龍蛇不測抑大業未成自相屠戮蕭銑所以責沈柳生也立感舉兵密勸其先圖關中及自立不聞其鼓行而西豈能言之不能行之與洛口黎陽二倉民食所聚密襲而有之富誠莫敵然粟多民聚粟盡民

散恃粟而立其何能久柴孝和進西襲長安之
策徐洪客獻宜向江都之謀密必善之而不用
志雖有餘氣則將竭英雄回首負歎崦嵫王世
充侫賊狙黠一戰卽勝密不敗於所畏而敗於
所輕魚服見笑鼓衰足悲委身唐公不得台司
鬱鬱奔叛斬邢公峴下生不如竇融死不如田
横傷哉唐公初起義嚴憚惟密卑辭推獎呼爲
大弟西方克定密忽窮歸喜實過望縱之山東
失策甚矣盛彥師邀斬半渡功等淮陰楚亡漢
興斯其會也李密既死世充何能爲彼豺聲卷

髮機巧刻深媚煬帝弑皇泰迷惑閉房之記誰
燿莊周之書覬塗耳目苟延日月篡三年而滅
子猶謂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五十七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